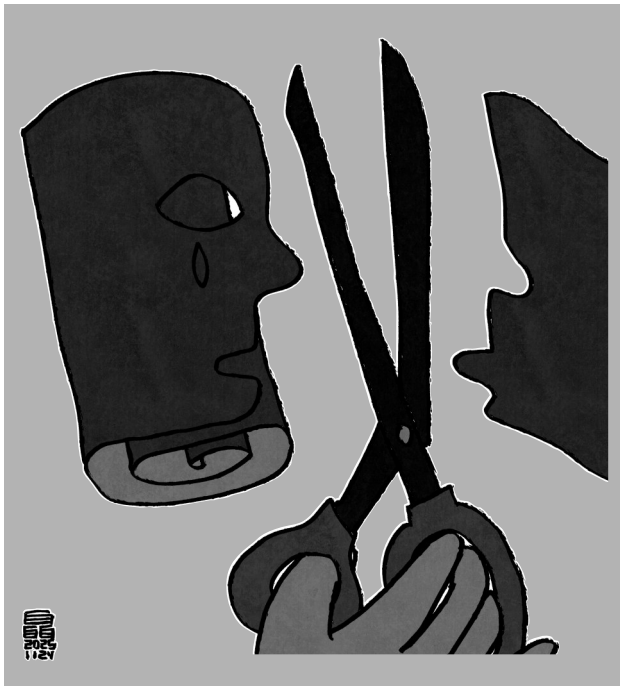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被剪刀误一生

文/林永芳

图/四耳



说是一生，其实俺自己都不知道，这究竟是几生了？

当俺又一次站在奈何桥上，接过那碗孟婆汤，禁不住恨得牙痒痒，连碗带汤掷入波浪，大喊：为什么这世界和俺听说的不一样？

孟婆和颜悦色：孩子，怎么了？

俺愤愤然：他们一直告诉俺，读书没啥用，看看那没上大学却名满天下的韩寒，看看创建微软的辍学生比尔·盖茨。他们还说，清北的门槛你反正够不着，进个普通大学，出来还是只赚那几块钱，何必浪费那几年？俺信了。逃课上网玩得欢，蹉跎到40岁才发现，盖茨只有一个，盖不住这么多辍学生。这世界有很多机会，可俺不是那个有准备的人——因为俺没有入场券。这不，昨晚大醉撞了高压线，转眼就到了您面前。

孟婆摇头叹息：他们是高明的剪裁师，你就是摸象的瞎子。人家只让你摸到象尾巴，你就以为大象是条绳子。

她大发慈悲：去吧，下辈子让你做个发奋努力、学有所成的优等生。高薪职位手到擒来，“车厘子自由”水到渠成。

人间历练了两圈，当俺再站到奈何桥边，孟婆险些惊掉了脚后跟：你咋又登了我的门？

俺笑笑：这回他们向俺灌输——婚姻生活太悲苦，得孝敬公婆、操持家务、养育儿女，还得容忍丈夫，哪怕他拈花惹草、拳脚交加，你也不能哭。所以，千万不要往里扑！单身多好啊，这些烦恼都没啦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周游列国不回家。

孟婆说：所以，把真相剪裁一下，你就信了？

俺苦笑：坚信不疑！错过花季又错过雨季，最后才发现，他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提起——病了没人理，累了没人疼，买不到外卖，买不到温情。单身女人话都不能和异性多讲，否则他老婆立马怒目相向。临终住进托老所，无儿无女的老人像根草，护工的影子都见不到。

俺抹了把泪，接着说：好不容易上回您放俺重生，改做了男人，

他们又反复告诉俺——两个女人可以过得很好，两个男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一男一女必定鸡飞狗跳。却没人告诉俺，两个男人照样吵得不可开交，一男一女往往如漆似胶。这不，今天俺的男伴侣怒发冲冠，捅了俺一刀，直接送俺来您这里报了到。

孟婆颌首微笑：孩子，你这是遇见了一把好剪刀——只剪下这一角，遮住那一角，你以为这是世界的全貌。

俺刚说下回不想再困于柴米油盐、方寸之间，她手一挥，倏地一声就把俺送到了公元前415年的雅典。当西西里岛上的城邦塞杰斯塔亮出“重金”，前来请俺们派军相援，俺们召开了公民大会，就是否远征西西里展开论辩。主战派阿尔西比亚德巧舌如簧，描绘了一幅诱人图景：塞杰斯塔拥有大量金银，征服西西里雅典必赢，既能满足雅典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，还能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应。总之，这完全是一场轻而易举、获利丰厚的征程，不出征才是傻白甜。

可俺知道，他把事情的另一个侧面完全遮起来了——塞杰斯塔根本没那么多钱；西西里岛上的主要城邦叙拉古实力强大、团结一心；雅典与西西里路途遥远，后勤补给困难；更何况还有斯巴达在虎视眈眈。

然而，天才演讲家阿尔西比亚德雄辩滔滔、声情并茂，把俺的声音彻底掩盖掉。雅典民众被美好“大饼”冲昏了头脑，公民大会通过了远征西西里的投票，还硬塞给我一顶指挥官的乌纱帽。后来的事如您所知，远征军全军覆没，数万士兵丧生或被卖为奴，雅典海军付诸东流。此役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，直接拖垮了雅典。而俺，尼西阿斯，被俘后遭处决，又来到了奈何桥边。

正要转身过桥，俺听到身后孟婆在呼叫：“快拿剪刀！把他这些乱七八糟的记忆统统剪掉，送去往生门，再接受新一轮剪刀的炙烤！”话音刚落，背景音乐响起，正是那无限循环的熟悉歌谣——《从头再来》《越来越好》……

“县”场是一个什么场？

●王乾荣

某报2025年11月3日头版文，副题为《著名作家抵达文学“县”场活动……》。这个所谓“县”场，指的是县城、现场。

作为给作家们阅读的文学艺术类大报，如此摩登地玩“谐音梗”，是不是很妥当？

既然有所谓“县”场，对不懂或者不喜欢玩谐音梗的读者来说，从文字上类推，则文学抵达省、市、乡镇活动现场，便有了“省”场、“市”场、“乡镇”场等说法。

这是不是有点儿闹着玩？现在似乎很少人提倡什么

“祖国语言的纯洁性”了——像上世纪50年代《人民日报》所说的那样。是的，什么时候都无法100%“纯洁”，但是也不能过分糟蹋语言吧？

现在的谐音梗被玩得泛滥成灾，乃是信息时代语言剧烈流变的结果。然而像脱口秀的“老母鸡抱空窝——不见蛋（不简单）”，像写小说的“空棺材出殡——目中无人（木中无人）”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严肃的文学活动也玩这个，就不庄重了，不但容易造成歧义，还会引起读者反感。



侵蚀良善的“心魔”

●张树民

A、B、C三家为邻，B家居中，A、C分别为左邻和右舍。平日里，常听B家女主人指桑骂槐：“该死的鸡，三五天不见一个蛋，不知又跑哪儿下野蛋去了？谁偷吃我家鸡蛋小心噎死……”

A家院子围得严实，B家的鸡便总往C家院子里钻。某日，B家的鸡竟在C家柴窝下个蛋。

来看望奶奶的孙子见状，拾起鸡蛋就想送还B家，奶奶摆摆手说：“千万别还，拿回来吃了吧。”

孙子觉得占人家便宜不好，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奶奶叹道：“奶奶也有一颗良善之心，更不图这点小便宜，但前有车后有辙，有些事你不知道。本来他家的鸡下蛋就不如咱家的勤快，你要是还回去一个鸡蛋，他家必定会按天算计着来索要。你看A家把院子围得那么严实，就是吃亏后的措施。前年A家好心还回一个鸡蛋，B家左算右算，愣是索要了136个鸡蛋，还嚼舌根埋汰人家。A家为息事宁人，只好买了一筐鸡蛋给B家。今儿你送回一个鸡蛋，人家就怀疑他家的鸡以前都在咱家下蛋了，还会把怀疑当事实，纠缠不休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……”

孙子惊得张大了嘴巴，想了

想说：“奶奶，咱也把院子围严实一些吧，以绝后患。您老人家怎经得起折腾……”说着，孙子上网下单，用细密的钢丝网把院子围了起来。
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这是自古至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。毋庸置疑，故事里的奶奶和孙子，都揣着一颗良善之心。然而，祖孙俩最终却做出了无奈而违心的决定：不送还那枚鸡蛋。

一枚鸡蛋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其背后暗藏的深层危机不容小觑。这其中牵扯着一个关乎社会风气清浊的关键问题：究竟是什么，在侵蚀着人们的良善之心？

俗话说：“长相知，不相疑。”反之，不相知，必定长相疑。长相疑的结果，便是信任危机的爆发。一旦互信崩塌，“怀疑一切”这条毒蛇便会盘踞心间，“疑人偷斧”的心态也会随之疯长。B家女主人正是从无端怀疑，到笃定怀疑即是事实，再凭着这份“事实”去讹索鸡蛋，终究寒了邻里的心。

如此看来，怀疑、贪婪和扭曲的心态，正是侵蚀良善的“心魔”。“心魔”不除，邻里难宁，整个社会亦会受其拖累。

